

俄羅斯，托爾斯泰、安娜卡列妮娜的故鄉，許久以來一直是我嚮往一遊之地。終於踏足莫斯科寬敞氣派的大街，那些昔日沙俄帝國時代的豪華雄偉建築，令人嘆為觀止。不過久居莫斯科的中國人，大都無我這般浪漫和閑情逸致。同胞們不時告誡說處於新舊制度交替時期的俄國，經濟衰退導致人民生活困苦，隨之而來的社會現實是人們的道德觀念崩潰，治安急劇惡化。俄國電視臺曾播放一個問答節目，主持人詢問一青年：「當今物價飛漲之下，你打算怎麼過？」答曰：「還能怎麼過？當流氓、強盜混日子。」人窮面子上的事便就忽略不顧了，中國人走在俄國街頭都有此經驗，即隔三岔五地就會有俄國青年，更多的是些年輕姑娘，迎上前來大言不慚地向你討一支香煙，假若恰好你正抽著煙，那你幾乎百分之百地在劫難逃。

莫斯科郊外的晚上

住在莫斯科的中國人被盜劫已司空見慣，倘若哪一位能僥倖反倒稀奇例外了。一位女留學生剛出地鐵，即被兩位俄羅斯壯漢挾持進角

落搶走了書包。幸虧她還算臨危不懼，提出錢和其它物品都可以隨便拿，但請把學生證還給她，匪徒居然答應了這一「合理」要求。周圍人頻繁出事，不得已大家流行的口號是在街頭行走，「一定要走到婦女兒童中間去。」幾位來俄國洽談生意的國人，從機場乘出租車去市區，中途俄羅斯司機突然停下車來，聲稱車子出了故障要他們都下來。待中國人全下車後，卻不見司機下來而是加大油門揚長而去，席捲了所有的行李。更有一則啼笑皆非的真事，一位中方農業技術專家去俄國傳授蔬菜種植技術，考慮到俄國的經濟困境托運了十只燒雞過去。沒料到當他提出行李後，箱子空空如也，內有一張俄文字條，上書：「非常感謝！味道好極了。」於是中國留學生無奈地將那首家喻戶曉的名曲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篡改了歌詞，變成為：「深夜花園裡，四處靜悄悄，到處埋伏著狐狸干（俄文流氓之意），夜色多麼好，心兒多緊張，你我永難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。」

我在莫斯科已住了一個月，一直慶幸無災無難，臨回國前夕，搬到好友位於俄國社科院研究生的宿舍裡。傍晚當我提著行李進樓門

莫斯科郊外的晚上



河上的燈火倒影。

時，幾個正在大門口閑逛的「黑毛」主動湊上來要幫忙提東西，我謹慎地拒絕了。「黑毛」是中國人對金髮碧眼的俄國歐洲人種以外黑頭髮中亞民族的戲稱，他們以犯罪率高聞名。當晚我們正吃著飯，對門鄰居格魯吉亞人薩沙不打招呼便逕自走了進來，熱情地問長問短了一番。他告辭後朋友抱怨說，薩沙向她借了50美元，半年過去了總藉口還不起拖欠著。

與俄國警察周旋

第二天清早我倆外出遊玩，天黑回來打開房門當即目瞪口呆，屋內一派狼藉。我的3個旅行袋、桌上的音響、衣櫃裡的皮夾克等凡能搬動的東西，皆被席捲一空。驚慌一陣後打電話報了警，警察答應半小時內過來。左顧右盼3個小時過去了仍不見其蹤影，我們只得親自走一趟警察局。

值班警察有模有樣地記錄我們的口述，朋友提起鄰居薩沙曾表示，他實在窮得走投無路了，給盜竊團伙報信能得到30%的贓物分成。警察全部聽完後，合上本子開始了一通說教。他解釋眼下警察根本

應付不了來勢凶猛的刑事案件，舊的法律都打破了，新體制又尚未完善，目前處於法律真空時期。社會上人們對金錢的欲望從未如此迫切過，持有美元的外國人就成為被襲擊對象，尤其中國人更是首當其衝的目標，因中國人習慣將大筆現金放在家裡。警察談興甚濃，又提到前幾天兩個俄國人於夜晚街頭追打一中國人，扒走了他身上穿的皮夾克。中國人的呼救聲引來一些俄國人站在自家陽臺上觀望，始終無人敢出面見義勇為，如今大家都“懶得”管“閑事”，警察又感嘆我倆命大，假若我們呆在屋內一定會被衝進來的搶匪殺人滅口，這類案件層出不窮。心驚肉跳之餘，只能慶幸自己走運撿了條小命。對於幾個月領不到薪水的俄國警察，貪污受賄是家常便飯，為了鼓勵他賣勁偵破此案，我們也不得不入鄉隨俗上供了兩瓶高粱酒和茉莉花茶葉。這些東西在俄國商店

裡見不到蹤影，是人見人愛的俏貨，警察先生一臉陽光燦爛理所當然地收下了。臨別時我倆又特別允諾，倘若他能追回丟失的美元，其中10%做為他的回扣。

在莫斯科失竊的同胞比比皆是，從未聽聞有何人尋回過失物。朋友們一聽說我們報案了，紛紛潑冷水道：「一點用都沒有，警察能耐心聽你們敘述完就已經給足面子了，裝腔作勢地當著報案者的面來上一段案情筆錄，就算是結案了。」等了一個星期果然未再見警察露面，不得不又一次上門去請。他一見我的面沒等我開口，就轉身叫上一位同伴開著警車上路了，我心知肚明此番出勤還得歸功於酒和茶葉的推動力。路上的行人



落葉的林蔭大道。

見到開得飛快的警車內“押著”位東方女孩，紛紛駐足好奇地探頭探腦，透著看熱鬧的興奮。

俄國警察的辦案作風令我大開眼界，充滿了前蘇聯克格勃體制的鐵腕遺風。他們叫來研究生宿舍的女管理員，要她打開薩沙的房門。女管理員申辯主人不在她無權開門，警察不耐煩地揮揮手示意她少囉嗦。在無搜查證的情況下，他進屋後便大肆亂翻一通，結果自然一無所獲。即使是薩沙盜竊的，贓物也肯定當天就轉移了。顯然他們的所為不過是走走過場，給報案者一個交待。俄國警察的這番表演，使我期望找回東西的幻想徹底破滅了，我決意不再“麻煩”他們，相信這也正中警察先生的下懷。

3天後我登上了莫斯科—北京的列車，回家的感覺真好。

邵